

讀書
雜志

淮南內篇第十九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脩務

疾病

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念孫案疾病本作疹病後人誤讀疹爲瘡疹之疹以疹病二字爲不類故改爲疾病而不知此疹字卽疾疾之疾非瘡疹之疹也小雅小弁篇及左傳成六年哀五年釋文竝云疾或作疹廣雅音云疾今疹字也襄二十三年左傳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呂氏春秋長見篇注引此疾作疹文選思元賦思百憂以自

疹後漢書張衡傳作疾小雅小宛釋文引韓詩云疹苦也越語云疾疹貧病是疹與疾同也史記貨殖傳正義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三鱗介部十三引此並作疹病是其證又泰族篇以調陰陽之氣以合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蠱亦是本作疾疹而後人改爲疾病也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已誤文子上禮篇作疾疾之灾是其證

土地宜

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念孫案宜上脫此字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有之字

遇七斗毒

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念孫案遇字後人所加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三百卉部一及寇宗奭本草衍義序例引此竝作一日而七十毒無遇字路史禪通紀同

沐浴霪雨

禹沐浴霪雨櫛扶風念孫案沐下本無浴字此涉高注沐浴而誤衍也沐霪雨櫛扶風相對爲文多一浴字則句法參差矣

劉本又於櫛上加梳字以對沐浴尤非

藝文類聚帝王部一

太平御覽皇王部七文選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注引此皆無浴字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櫛疾風此卽淮

南所本

海內之事

又況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念孫案海內上脫
任字藝文類聚人部四雜器物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
百一十器物部六引此皆有任字

禹之爲水 湯旱 桑山之林

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眇之河

莊本改眇爲眇案
野本作眇因誤而

爲眇說見覽
冥眇眇下

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念孫案禹之爲

水蜀志郤正傳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

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八引此竝無之字湯旱

蜀志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注竝引作湯苦旱太平御覽
引作湯爲旱案爲者治也水可言爲旱不可言爲作苦
旱者是也禹爲水湯苦旱相對爲文今本禹下衍之字
湯下又脫苦字耳劉本作湯之旱亦非桑山之林蜀志注齊民要
術序文選注引作桑林之際太平御覽引作桑林之下
案主術篇曰湯以身禱於桑林之際則作際者是也今
本作桑山之林者涉注文而誤高注桑山是解桑山之林也呂氏春秋順民篇湯乃以身禱於桑林高注亦云桑林桑山之林

事起天下利

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于世主藝文類聚太平御覽

引此主下，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
害，念孫案事起天下利本作事天下之利，故高注云，事
治也，今本利上脫之字，其事下起字，則後人依文子加
之也，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相對爲文，事下不當有
起字，藝文類聚人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七十
二，引此並作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是其證。

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

若吾所謂燕爲者，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
而曲故不得容者，念孫案因資而立下脫一字，當依文
子自然篇作因資而立功，立功與舉事相對爲文，汎論

篇曰聖人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說林篇曰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皆其證也事功二字承上文必事必加功言之下文事成功立又承此文言之今本脫功字則既與上句不對又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權自然之勢當依文子作推自然之勢字之誤也原道篇曰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主術篇曰推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高注推行也今本推作權則非其指矣

政事

政事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念孫案事下脫成字劉

依文子補入是也。政當爲故字之誤也。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乃結上之詞。劉不審文義而刪去政字。誤矣。莊本同。

攻

感而不應。攻而不動。引之曰。攻當爲攷。攷。今迫字也。故

文子作迫而不動。原道篇云。感則能應。迫則能動。舊本感迫

二字互誤。見原道。精神篇云。感而應。迫而動。莊子刻意篇云。感

而後應。迫而後動。皆其證也。說文攷。迨也。徐鍇曰。迨。猶

切近也。玉篇曰。攷。附也。是古迫迨字本作攷。今諸書皆

作迫。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攷字若不誤爲攻。則後人

亦必改爲迫矣。

因高爲田

因高爲田，因下爲池。念孫案：田當爲山字之誤也。因高爲山，所謂爲高必因丘陵也。若田則有高原下濕之分，不得但言因高矣。文子自然篇正作因高爲山。

趨而裂衣裳

晉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念孫案：趨而下脫往字。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三，工藝部九，引此皆有往字。呂氏春秋愛類篇作自魯往，皆其

證製衣裳裹足衍衣字太平御覽工藝部引此有衣字

亦後人依俗本加之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裳下

陳禹謨依

俗本加衣字

太平御覽服章部裳下引此皆作製裳裹足呂

氏春秋愛類篇同文選廣絕交論製裳裹足李善注引

墨子公輸篇亦同後漢書鄧綏傳注引史記亦云申包

胥足腫蹠盤製裳裹足

今見吳越春秋

若云製衣裳裹足則累

於詞矣

判

頓兵剗銳高注曰剗辱折念孫案漢魏叢書本改剗爲挫而莊本從之非也道藏本剗本竝作剗太平御覽工

藝部引此亦作剉則舊本皆作剉明矣說文剉折傷也

莊子山木篇呂氏春秋必已篇竝云廉則剉今本莊子作挫釋文

作剉云本亦作挫高注呂氏春秋云剉缺傷也經傳或作挫者

俗字耳後人多見挫少見剉遂改剉為挫謬矣高注本

訓剉為折今本折上有辱字亦後人所加此剉字訓為折不訓為辱

後人熟於挫辱之語故妄加辱字耳

跌蹶

夫墨子跌蹶而趨千里以存楚宋高注曰跌疾行也蹶

趨走也引之曰書傳無訓跌為疾行者跌當作跌音注

當作跌蹶疾行也趨走也見說文今本跌字皆誤作跌注

內蹶字又誤在趨走也之上廣雅駢奔也趨疾也駢趨
竝與蹶通玉篇蹶疾也下文軟蹶蹶步高彼注云蹶趨
也趨與是疾行爲蹶也說文趨蹶也漢書武帝紀馬或
奔蹶而致千里蹶亦奔也顏師古誤訓蹶爲蹶蹶見廣雅疏證蹶蹶古字
通集韻蹶或作蹶是疾行又爲蹶也合言之則曰蹶蹶古馬之
善走者謂之駢蹶蹶之言蹶蹶也疾行謂之蹶蹶故
曰蹶蹶而趨千里

歷險塹

及至閭人擾之良御敦之掩以衡輓連以轡銜則雖歷
險塹弗敢辭念孫案險與塹不同義諸書亦無以險塹

連文者太平御覽工藝部三獸部八引此竝作歷險超
塹是也超越也

帽憑

發憤而成

成下脫一字劉本補仁字而諸本從之未知是否

帽憑而爲義高注

曰帽憑盈滿積思之貌念孫案帽當爲悵字之誤也廣

雅曰悵悵忼慨也

悵音謂悵音耕反

悵悵與帽憑聲近而義同

悵憑而爲義猶言忼慨而爲義耳楚辭離騷注云楚人

名滿曰憑故高注云悵憑盈滿積思之貌又離騷悵憑

心而歷茲王注云悵然舒憤懣之心悵憑與悵憑義亦

相近

下不及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念孫案下不及當爲下不若言不似商均之不肖也比上則言不及比下則言不若下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卽其證今作下不及者因上句及字而誤文選辯命論注引此正作下不若商均

一飽

今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蹟之難輟足不行惑也念孫案以一飽之故絕穀義不可通飽當爲餽字之誤也注同餽與噎同說文

噎飯室也。字又作饅。漢書賈山傳：祝饅在前，祝鯁在後。顏師古曰：饅，古饅字。一饅而不會，與一蹟而不行。高注蹟蹟也。事正相類。說苑說叢篇：一噎之故，絕穀不會，一蹶之故，卻足不行。語卽本於淮南。今俗語猶云：因噎廢食。

橘柚

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外。外者，眾。薺麥夏外，而人曰夏生。生者，眾。念孫案：橘柚本作亭歷。時則篇：孟夏之月，靡草外。高注曰：靡草，薺亭歷之屬也。呂氏春秋：孟夏篇注及鄭注：月令引舊說同。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之咎，殺三葉而穫大麥。高注曰：三葉，薺亭歷薺其也。是月之季，枯外。本書天文篇曰：

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案亭歷薺麥皆冬生夏死，此言亭歷冬生薺麥夏死者，互文耳。後人改亭歷爲橘柚，斯爲不倫矣。太平御覽藥部十亭歷下引此正作亭歷冬生。

禹生於石 五聖 四俊

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皋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契生於卵，禹生於石。

舊本禹生於石，在契生於卵之上。案此段以私齊爲韻，明章爲

韻通江爲韻仁親信情爲韻石射爲韻若禹生於石句在前契生於卯句在後則失其韻矣今改正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蹙水也高說禹生於石云禹母脩己感石而生禹坼背而出又說五聖云堯舜禹湯周文王也說四俊云謂皋陶稷契史皇引之曰案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河圖著命曰脩己見流星意感生禹又引禮含文嘉曰夏姒氏祖以蕙苾生又引孝經鉤命決曰命星貫鼎脩紀夢接生禹是禹之生或以爲感流星或以爲吞薏苳無言生於石者史記六國表禹興於西

羌集解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蜀志
秦宓傳曰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注引譙周蜀本
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剡兒坪
水經沫水注曰廣柔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是石紐乃
地名禹生石紐猶言舜生於諸馮文王生於岐周非謂
感石而生也徧考諸書無禹生於石之說禹當爲啟郭
璞注中山經秦室之山云啟母化爲石而生啟在此山
見淮南子是淮南古本有作啟生於石者及考漢書武
帝紀詔曰朕至於中嶽見夏后啟母石應劭曰啟生而
母化爲石師古曰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

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羆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事見淮南子又御覽地部十六引淮南與師古注略同又北堂書鈔后妃部一亦引淮南石破生啟蓋許慎本作啟生於石書鈔御覽及師古注所引卽許慎之注郭璞所云啟母化爲石而生啟見淮南子者亦用許慎注也且此段以堯舜禹文王皋陶契啟史皇羿九人言之故謂之九賢又謂之五聖四俊若旣言禹耳參漏又言禹生於石則僅八人不得稱九矣高據誤本禹生於石爲說則九賢內少一賢而五聖四

俊亦不能如數不得已乃據上文所稱五聖神農堯舜禹湯而取湯入五聖又據上文言后稷之智而以稷入四俊不知彼此各不相蒙也且彼處五聖內有神農何以舍之而取湯此段九賢內有羿又何以不得與別若此者皆不可解矣以文義求之五聖蓋卽堯舜禹文王皋陶四俊蓋卽契啟史皇羿也

純釣

夫純釣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高注曰純釣利劍名念孫案釣皆當爲釣字之誤也覽冥篇曰匣冶生而淳釣之劍成齊俗篇曰淳均之劍不可愛

也而區治之巧可貴也皆其證道藏本劉本皆誤作鈞
朱本改鈞爲鈞是也茅本又改爲鈞而莊本從之且并
覽冥篇亦改爲鈞斯爲謬矣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劒
三引此文皆作純鈞陳禹謨改其一爲純鈞而刪其二越絕外傳記
寶劒篇曰一曰湛盧二曰純鈞廣雅曰醇鈞劒也其字
亦皆作鈞且齊俗篇作淳均若是鈞字不得與均通矣
左思吳都賦吳鈞越棘純鈞湛盧上句言吳鈞下句言
純鈞若作純鈞則鈞字重出矣

粉以元錫

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元錫摩以白

旃則鬢眉微毛可得而察

舊本脫則字今以上文例之當有則字又初學記太平御

覽引此並有

高注曰於摩

道藏本如是各本皆作摩磨

念孫案粉以

元錫本作挖以元錫挖者摩也高注云於摩於卽挖字

之誤隸書於字或作於形與挖相似故挖誤爲於廣雅

曰挖磨也

磨與摩通玉篇挖柯

淮南要略濡不給挖高

注曰挖拭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挖嘉壇孟康曰挖摩

也北云挖以元錫摩以白旃是挖與摩同義故高注云

挖摩道藏本正文挖字誤作粉注內挖字又誤作於後

人不得其解遂改高注於摩爲摩磨莊本又改爲旃摩

斯爲謬矣初學記器物部九引此竝作粉以元錫亦後

人依誤本淮南改之太平御覽學部一服用部十九珍寶部十一並引作挖以元錫又高注呂氏春秋達鬱篇云鏡明見人之醜而人挖以元錫摩以白旃卽用此篇之語是其明證矣

有餘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念孫案有餘上亦當有所字

順風

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念孫案順風下本有而飛二字與銜蘆而翔相對爲文今本脫此二

字則與下文不對藝文類聚鳥部中白帖九十四太平
御覽羽族部四引此竝作從風而飛以愛氣力說苑說
叢篇作順風而飛以助氣力皆其證

景以蔽日

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引之曰景卽
日之光不得言景以蔽日景當爲晏字之誤也繆稱篇
晦日知晏陰諧知雨高注曰晏無雲也

文選羽獵賦說
注引許注同

文晏天清也又曰薺屋無雲也薺與晏通字亦作瞞小
雅角弓篇見睨曰消韓詩作瞞睨聿消云瞞睨日出也
荀子非相篇作晏然聿消史記封禪書至中山瞞溫漢

書郊祀志。曠作晏。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爲晏。韓子外儲說左篇曰。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閒。晏與陰正相對。故曰陰以防雨。晏以蔽日。言穴居之獸。陰則有以防雨。晴則有以蔽日也。

不出門

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長於窮櫺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念孫案。門下當有戶字。不出門戶。與獨守專室相對爲文。且戶與下母古。寡爲韻。

下讀若戶。寡讀若古。母合韻。音莫補反。並見唐韻正。

若無戶字。則失

其韻矣

知其六賢之道

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念孫案知其六賢之道其字涉上文脩其業而衍

分白黑利害

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士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念孫案分白黑利害本作分別白黑高注內分別白黑四字卽本於正文白黑下本無利害二字今作分

白黑利害者分下脫去別字遂不成句後人以高注云知利害之所在因加利害二字以足句耳案高注云分別白黑知利害之所在此是因正文而申言之謂分別白黑則可以知利害之所在非正文內本有利害二字也有白黑斯有得失有得失斯有禍福故云分別白黑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禍福卽高注所謂利害也若此句先言利害則下文不必更言禍福矣蘇援世事分別白黑籌策得失皆相對爲句若云分白黑利害則句法參差矣且此段以書夫娛爲韻黑福則爲韻若云分白黑利害則失其韻矣

軟蹻蹻 重蹻

管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軟蹻蹻跋

涉山川冒蒙荊棘百舍重蹻不敢休息高注曰軟猶著

蹻履蹻蹻蹻蹻足生胝也各本生胝二字誤例今乙正念孫案軟蹻蹻

蹻下本有步字蹻步疾行也說文蹻馬行兒又云蹻蹻也廣雅云蹻奔也史記張

儀傳後前蹻後蹻間三尋索隱曰言馬之走勢疾也莊

子齊物論篇康鹿見之決驟崔誤曰疾走不顧爲決蹻

越蹻決蹻字故注訓蹻爲蹻莊子庚桑楚釋文引此正

作軟蹻蹻步今本脫去步字則文不成義且自身淬霜

露以下皆以四字爲句又以露步爲韻棘息爲韻脫去

步字則句既不協而韻又不諧矣重蹻當爲重蹻字之

誤也。高注同。跼讀若蘭。莊子天道篇百舍重跼而不敢息。

釋文跼古顯反。司馬云跼也。許慎云足指約中斷傷爲跼。所引許注卽此篇重跼之注也。司馬訓跼爲跼與高注足生跼同義。劉晝新論惜時篇云南榮之訪道重跼而不休卽用此篇之文則跼爲跼之誤明矣。跼字亦作繭。賈子勸學篇云南榮跼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是也。宋策墨子百舍重繭高彼注云重繭累跼也亦與此注同義。

欣然七日不食如響太牢

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閔條達。案閔與憊聲相近故高注

云鍾閱猶鈍悟方言曰頓悟悟也江湘之間謂之頓悟
文子精誠篇作屯閱條達並與鈍閱同舊本閱誤作問
今改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引之曰七日不食上當
有若字如讀爲而言聞老聃之言若七日不食而饗太
牢也賈子云南榮跖既遇老聃見教一言若飢十日而
得太牢是其證文子精誠篇襲用此文而改之曰勤苦
七日不食如享太牢失其指矣

葉語

稱譽葉語至今不休高注曰葉世言榮疇見稱譽世傳
相語至今不止念孫案葉當爲華俗書華字作華與葉
相似而誤東周策謀之於葉庭之中姚宏曰春秋後語
作羣華之庭秦策華陽君趙策作葉陽君史

記范雖傳華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葉華榮也稱譽華語至今不休言榮名常在人口也高所見本已誤作葉故訓葉爲世文子正作稱譽華語

歷沙石

申包胥蠃糧跣走跋涉谷行獵蒙龍歷沙石此

缺一字楚策曾繭重胝高注曰歷僵蹠足達穿也念孫

案歷訓爲僵雖本說文而此歷字則非其義歷者蹋也

謂足蹋沙石也歷或作蹠說文作趣云蹠也主術篇注

楚辭九章注曰蹠踐也文選舞呂氏春秋知化篇子胥

兩祛高蹠而出於廷高注曰蹠蹈也司馬相如上林賦

蹙石闕郭璞曰蹙蹙也漢書申屠嘉傳材官蹙張如淳
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蹙彊弩張之故曰蹙張是足蹙謂
之蹙也申包胥跋涉谷行故足蹙沙石而蹙爲之穿若
訓蹙爲僵則與上下文不相貫注矣

權說

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引之曰權本作奮奮
字上半與權字右半相似又涉漣內權字而誤也高注
曰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發字正釋奮字史記樂
引孫炎樂記
注曰奮發也以取少主之權乃加之權二字以申明其
義非正文有權字也呂氏春秋去宥篇正作將奮於說

以取少主。

以爲狗羹 盡寫其食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念孫案：鄰人下當更有鄰人二字。今本脫去，則文義不明。北堂書鈔：酒會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會部十九，獸部二十二，引此並疊鄰人二字。盡寫其食，亦當依初學記、太平御覽引作盡寫其所食。

鋌

苗山之鋌羊頭之銷，念孫案：鋌當爲鋌，字之誤也。鋌音

挺說文鋌銅鐵樸也文選七命注引此篇苗山之鋌

七發

注羊頭之銷又引許慎注曰鋌銅鐵樸也

高注苗山楚山利金所出

義與銷生鐵也是其證

濫脇號鍾

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高注曰濫脇音不和號鍾高聲非耳所及也劉績曰濫脇號鍾皆古琴名梁元帝纂要以爲齊桓公琴是也作藍脅念孫案劉說是也濫與藍古字通廣雅藍脅號鍾琴名也楚辭九歎破伯牙之號鍾兮王注云號鍾琴名馬融長笛賦亦云若細瑟促柱號鍾高調宋書樂志云齊桓曰號

鍾楚莊曰繞梁事出傅元琴賦

以爲知者也

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高注
曰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爲知者施也
念孫案如高注則喻意當作喻事知者下當有施字施
設也言作書以明事爲後之知己者設也又下文故師
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爲後之知音者也以爲後之知音者與以爲知者
施同意各本知音上有有字因上文若有知音者而衍
呂氏春秋長見篇作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無有字
注曰喻上句作書爲知者施也各本知者作知音因正
改則正文有施字明矣今本喻事作喻意涉上句意字

而誤知者下脫施字則文義不明

揄步 籠蒙目視

佩玉環揄步雜芷若

今本芷誤作芝辯見說林藹芝下

籠蒙目視治由

笑目流眦口曾撓奇牙出顰顰搖念孫案說文揄引也

揄步之間脫去一字自佩玉環以下皆三字爲句此獨

兩字則與上下不協新書勸學篇作揄鋏陂

今本揄誤作揄辯見

子亦三字爲句也籠蒙目視四字文不成義且與上下

句不協劉績曰衍目字念孫案此當衍視字高注目視

也則正文作籠蒙目明矣

今本目下有視字即詩注文而誤

廣雅亦云

目視也史記項羽紀曰范增數目項王是也籠蒙目即

籠蒙視與治由笑相對爲文賈子作風俗視

今本風俗誤作定矣

風俗籠蒙語之轉耳

憚怵

無不憚怵瘡心而悅其色矣高注曰憚怵貪欲也錢氏獻之曰憚注讀揆必非憚字據楚辭及馮衍賦應作憚怵爲是形之譌耳念孫案錢謂憚當作憚是也然楚辭七諫心怵憚而煩冤兮王注云怵憚憂愁貌後漢書馮衍傳終怵憚而洞疑李賢注引廣蒼云怵憚禍福未定也皆與高注貪欲之義不同唯賈子勸學篇孰能無怵憚養心義與此同廣韻怵抽據切憚怵愛也義蓋本於

淮南

扶於 便媚 若驚

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於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葍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驚高注曰扶轉周旋更曲意更爲之念孫案高注傳寫脫誤當作扶於周旋也轉更也曲竟更爲之今本脫去於字兩也字轉字誤在周旋上竟字又誤作意遂致文不成義正文內扶於二字各本多誤作扶旋旋字卽涉唯道藏本茅本不誤扶於猗那皆疊韻也若作扶旋則失其讀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扶輿猗靡集解引郭璞曰淮南所謂曾

折摩地扶輿倚委也扶輿卽扶於相如傳又云太平御

覽樂部十二引此正作扶於又引高注曰轉更也曲竟

更爲也是其證楚辭九懷登羊角兮扶輿洪興祖補注

引此亦作扶於而莊刻乃從諸本作扶旋謬矣便媚擬

神媚當爲媚媚字俗書作媚與媚相似而誤楚辭大招

豐肉微骨體便媚只王注云便媚好貌也便媚亦疊韻

若作便媚則失其讀矣後漢書文苑傳注及太平御覽

引此竝作便媚騁馳若驚驚當爲驚高注言其疾也正

釋若驚二字今本言其疾上有騁馳二字此涉正文而行張衡西京賦說舞

曰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是也驚驚字相近因

誤爲驚

莊子知北遊篇注理未動而志已驚釋文驚本亦作驚

驚與騁馳同義若

云騁馳若驚則是騁馳若騁馳矣且地那爲韻

地古說

見唐韻正

神旌驚爲韻

此以真耕通爲一韻周易是辭及老莊諸子多如此

若作驚則

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騁馳若驚

且夫

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念孫案且當爲則字之誤也則夫二字承上今鼓舞者以下二十一句而言上文云則布衣韋帶之人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又云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憚憚心而悅其色矣語意並與此同

眇勁 淹浸漬

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非眇勁淹浸漬漸靡使然也高注曰眇絕也言其非能自有絕妙之強力也淹久浸漬念孫案高訓眇爲絕而以眇勁爲絕妙之強力於義未安今案眇勁與柔縱相對爲文眇讀爲諛諛勁猶輕勁也上文曰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諛高彼注曰諛輕利急疾舊本脫疾字據文選注補諛讀燕人言躁操善趨者謂之諛同也後漢書馬融傳或輕諛趨悍李賢曰諛輕捷也文選吳都賦輕諛之客李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諛輕利急疾也諛音眇是諛眇同聲而通用也淹浸漬漸

靡漬字涉注文而衍淹浸漸靡皆兩字連讀不當有漬字且注訓淹爲久浸爲漬則正文無漬字明矣

藜藿

藜藿之生𦵏𦵏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念孫案藜

藿當爲藜藿

徒弔反

字之誤也藿卽今所謂灰藿也爾雅

拜藿藿郭注曰藿藿似藜昭十六年左傳曰斬其蓬蒿
藜藿莊子徐無鬼篇曰藜藿柱乎硤隄之涇是也藜藿
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過人故曰𦵏𦵏然日加數寸若
藿爲豆葉豆之高不及三尺斯不得言日加數寸矣藜
藿皆一莖直上形似樹而質不堅故曰不可以爲櫨棟

若藿則非其類矣太平御覽木部六引此作藜藿亦傳
寫之誤其百卉部藿下引此正作藜藿後人多間藜藿
寡間藜藿故諸書中藜藿字多誤爲藜藿說見史記仲
尼弟子傳

淮南內篇第十九

淮南內篇第廿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秦族

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璚瑁

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以濡生萬物

道藏本如是

瑤碧

玉珠翡翠璚瑁

璚各本作珠俗字也今據太平御覽引改依漢書當作毒冒

文彩明

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念孫案雨露所以濡

生萬物本作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瑤碧玉珠本在翡翠

璚瑁之下道藏本濡以二字誤倒萬殊誤作萬物翡翠

璚瑁又誤在瑤碧玉珠之下案雨露所濡爲句以生萬

殊爲句如藏本則失其句矣且此段以嘔濡珠濡渝
爲韻如藏本則失其韻矣劉本作雨露所濡生萬物又
脫去以字漢魏叢書本乃於生萬物上妄加化字而莊
本從之斯爲謬矣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此正作雨露
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璚瑁瑤碧玉珠

日月合明鬼神合靈

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
信念孫案此用乾文言語也日月鬼神上竝脫與字文
子精誠篇正作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

衍四海

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行四海
念孫案文選東都賦注引此作不下廟堂而行於四海
於義爲長文子精誠篇亦作不下堂而行四海

陰陽化剡星朗非有道而物自然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剡星
朗非有道而物自然念孫案下三句本作剡星朗陰陽
化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自天致其高至剡星朗
是說天地日月星而陰陽化一句則總承上文言之今
本剡星朗句在後則失其次矣且厚晝爲韻化焉然爲

韻

化字古音在歌部焉然二字在元部歌元二部古或
相通陳風東門之枌篇以差原麻娑爲韻小雅桑扈

篇以翰憲難那為韻隰桑篇以阿難何為韻逸周書時
訓篇鳴鳥猶鳴國有訛言虎不始交將帥不和務挺不
生知士專權莊子天運篇執隆施是執居無事淫樂而
勸是淮南詮言篇為善則觀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責議
則生患說林篇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
人和秦族篇其美在和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
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
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皆其證也差施議宜四字古
在歌部說若劉星朗句在後則失其韻矣非有為焉正
見唐韻正

其道而物自然者然成也廣雅然成也大戴禮武王璣
昨篇母曰胡幾其禍將然謂
其禍將成也莊子繕性篇莫之為而常自然謂常自成
也楚辭遠遊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謂彼將自成也又
見下言天地陰陽非有所為但正其道而萬物自成也原
道篇云萬物固以自然以與聖人又何事焉語意正與
此同下文云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

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卽此所謂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也。道藏本非有下脫爲焉。正其四字。則文不成義。劉本作正其道而物自然。無非有爲焉四字。亦非。若本無非有爲焉四字。則藏本不得有非有非有事。焉所緣以脩者。莊本作非其道而物自然。則其然也。語意正與此同。謬益甚。文子精誠篇作劉星朗陰陽和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是其明證矣。和字亦與焉。然爲韻。

流源 淵淡

流源千里。淵淡百仞。非爲蛟龍也。念孫案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流源作源流。淵淡作淡淵。是也。源流者。有

源之流原道篇云源流泉淖冲而徐盈是也今作流源則文不成義澗淵與源流相對爲文猶上文言高山澗林大木茂枝也今作淵澗則與上文不類矣

榮水

故邱阜不能生雲雨榮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念孫案榮水小水也說文榮絕小水也韓詩外傳曰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漢書楊雄傳梁弱水之澍澗兮服虔曰昆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澍澗耳師古曰澍澗小水之兒澗與榮同道藏本劉本皆作榮太平御覽鱗介部四引此同朱本改榮爲澍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

朱不知榮爲小水而

誤以爲禹貢焚波旣
豬之焚故妄改之

卵割

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念孫案割當爲剖字之

誤也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剖謂破卵而出也原道

篇羽者嫗伏高注曰嫗伏以氣剖卵也文選海賦剖卵

成禽李善曰剖猶破也初學記鱗介部白帖九十五太

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竝作卵剖開元占經龍魚蟲蛇

占引作卵孚又引許慎注曰孚謂卵自孚也孚剖聲相

近故高注曰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孚也

今本

作自孕此後人妄改之也說文孕裹子也孚卵孚也其
義迥殊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曰卵化曰孚淮南人

閒篇曰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

訟繆

靜漠恬淡訟繆胸中

繆與穆通顏師古注漢書東方朔傳曰穆靜思貌故高注曰繆靜也

各本繆作謬左畔言字因上訟字而誤今改正

高注曰訟容也繆靜也引之曰

高所見本作訟故訓爲容訟容古同聲也其實訟乃說字之誤說古悅字繆與穆同穆亦和悅也大雅烝民箋曰穆和也管子君臣篇穆君之色尹知章曰穆猶悅也說繆胸中者所謂不改其樂也文子精誠篇正作悅穆曾中

所責

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効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念孫案。責上脫能字。上文云。非令之所能召也。下文云。非刑之所能禁也。非法之所能致也。是其證。

市買不豫買

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買。念孫案。買字卽賈字之誤。而衍者也。市不豫買。謂市之鬻物者不高其價。以相誑。豫。誑。見周官司市注。非謂買者也。荀子儒效篇作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買。淮南覽冥篇及史記循吏傳。竝云。市不豫賈。多一買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矣。

正心

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昀剖微者，正心也。念孫案：正心本作人心，與弩力相對爲文。今作正心者，後人妄改之耳。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工藝部二引此，竝作人心。

化則細

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斟酌其所有而滌蕩之。與條暢同文，故因則大，化則細矣。念孫案：化字義不可子作條暢。通化當爲作字之誤也。作字本爲化，與化相似而誤。聖人順民性而條暢之，所謂因也。反是則爲作矣。原道篇曰：任一人之

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故曰：因則大，作則細矣。高注本作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今本欲作上有化而二字，則後人依已誤之正文加之耳。文子道原篇作因卽大作卽細，自然篇作因卽大作卽小，皆其證。呂氏春秋君守篇曰：作者擾，因者平。任數篇曰：爲則擾矣，因則靜矣。語意略與此同。

饗飲

饗飲習射以明長幼。念孫案：饗當爲鄉，字之誤也。經解射義竝云：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是其證。羣書

治要引此正作鄉飲

故立父子之親 清濁五音

乃澄剡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念孫案故立父子之親亦當爲以立父子之親與下文相對文子上禮篇正作以立清濁五音亦當依文子作五音清濁

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

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念孫案此文本作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白虎

通義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琴操曰管
代藝氏作琴所以禦邪解防心淫以脩身理性反其天
也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於亾國流而不反
正對反其天心言之淫而好色正對杜淫言之下文曰
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
也以沈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亾句法皆與此相對
此以淫心爲韻色國爲韻下文以音風爲韻風字古音在侵部說
見唐韻正康亾爲韻文子上禮篇作聖人之初作樂也以歸
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今本此下
有不顧正法流及後世八字蓋後人所加羣書治要引文子無此八字至於亾國是其明
證矣文選長笛賦注引上三句云神農之初作瑟瑟字與今

本不合所引
蓋許慎本

以歸神反望及其天心杜淫作反望反其

作及其皆傳寫之誤

反望之反蓋涉下反其天心而誤淫望反及皆以形近而誤

句法正與文子同若今本則錯脫不成文理且失其韻矣

志遠

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
智者得以志遠念孫案志遠本作志事以書記事無分
於遠近不當獨言志遠後人以兩事字重出故改志事
爲志遠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嫌於複且兩事字自爲韻
上下文皆用韻若作志遠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智者以記事

罷民之力

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八念孫案罷民之力當作以罷民力與上句相對爲文上文以解有罪以殺不辜與此文同一例文子正作以罷民力

推舉

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念孫案內外相推舉句法與上下文不協且推字與上文各推其與相複蓋衍文也文子無推字故易之失也卦六句

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

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念孫案此六句非淮南原文乃後人取詮言篇文附入而加以增改者也詮言篇曰詩之失辟樂之失刺禮之失責此文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全用詮言篇文而改樂之失刺爲春秋之失也刺又加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下文云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數二句以合六藝之數

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忤春秋之失訾與此六句相距不過數行而或前後重出或彼此參差其不可信一也下文易之失鬼六句高氏皆有注而此獨無注若原文有此六句不應注於後而不注於前其不可信二也太平御覽學部二所引有下易之失鬼六句而無此六句其不可信三也

乖居

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念孫

案乖當爲乘字之誤也

羅願爾雅翼引此已誤

乘者匹也言雌雄

有別不匹居也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月令乃合累牛

騰馬鄭注曰累騰皆乘匹之名家語好生篇曰關雎興

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毛詩傳亦云雝鳩

擊而有別

鄭箋曰擊之言至也謂王雝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戴先生毛鄭詩考正曰案古字

驚通用擊夏小正鷹始擊曲禮前有擊獸是其證春秋傳郊子言少皞以鳥名官雝鳩氏司馬也說曰驚而有

別故爲司馬主法制義本毛詩不得如箋所云明矣念孫謹案淮南說林篇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驚鳥不雙義

與毛有別卽此所云不乖居也漢張超詣青衣賦亦曰

感彼關雎性不雙侶劉女傳仁智傳曰夫雎鳩之鳥猶

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

張華鷦鷯賦云繫族類乘居匹游

此尤其明

證矣

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

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念孫案此當作可謂忠臣矣而未可謂弟弟也上文云可謂善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是其證

必簡

小見不達必簡念孫案必簡上當更有達字此言見大者達達則必簡猶樂記言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也女子

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是其證

陰陽無爲故能和

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念孫案陰陽無爲故能和後人所加也此以河之透蛇山之陵遲喻道之優游若加入陰陽無爲二句則與透蛇陵遲優游之義咸不相比附矣且陰陽無爲與河以透蛇三句句法亦屬參差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引淮南無此二句說苑說叢篇文子上仁篇竝同

而猶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念孫案而猶當爲亦猶隸書而亦下牛相似故亦誤爲而

趙策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替本亦誤作而

治之上

此治之上也念孫案治之上當爲治之本對下文治之末而言上文養性之本養性之末卽其證今作治之上者涉上文治國太上養化而誤文子下德篇正作治之本

萬一

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

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念孫案以萬一求不世出當作以不萬一求不世出不萬一三字卽承上句言之文子下德篇作以不世出求不萬一呂氏春秋觀世篇注引淮南作以不萬一待不世出皆其證

乘衰

掘其所流而浚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高注曰衰下也引之曰衰與下義不相近衰當爲衰字之誤也說文窠汚衰下也字通作邪史記滑稽傳汚邪滿車集解引司馬彪曰汚邪下地田也故高注訓衰爲下

繩之法法

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法法雖
殘賊天下弗能禁也念孫案繩之法法文不成義當依
劉本作繩之以法茅本作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以
次法字屬下讀亦非莊本同文子下德篇作棄之以法隨
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則劉本是也

抱寶牽馬而去

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念孫案去當爲至
此涉上文越疆而去而誤僖二年公羊傳正作虞公抱
寶牽馬而至

越爲之

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念孫案越下脫人字高注越人以箴刺皮卽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越人

義理

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念孫案義理本作仁義此後人矣改之也貪則不義鄙則不仁貪鄙與仁義正相反

本經篇曰毀譽仁鄙不立齊俗篇曰仁鄙在時不在行漢

書董仲舒傳曰或天或壽或仁或鄙

故曰背貪鄙而向仁義若作義理則

失其指矣且義與和隨靡爲韻

義隨靡三字古音皆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若

作義理則失其韻矣文子上禮篇正作背貪鄙嚮仁義

直大道

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直作興是也興大道成大功文義正相比附今作直大道者涉下文不得直道而誤

自爲辟

醜必託善以自爲解耶必蒙正以自爲辟念孫案辟字義不可通當是解字之誤

解或作解與辟相似

自爲解猶自爲解

耳

蹕馳

趣行蹕馳念孫案蹕與舛同說文云楊雄作舛字如此
莊子天下篇其道舛駁文選魏都賦注引作蹕駁又引
司馬彪注曰蹕與舛同蹕馳謂相背而馳也倣眞篇曰
二者代謝舛馳說山篇曰分流舛馳玉篇引作倣馳汜
論篇曰見聞舛馳於外法言敘曰諸子各以其知舛馳
舛蹕字異而義同道藏本作蹕各本皆誤爲跼蹕之
蹕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又下文知能蹕馳各本亦誤
作蹕

知者不妄發

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外而名足稱也念孫案夫知者不妄發羣書治要引作夫知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是也下文擇善而爲之及事成而功足賴皆承知者不妄爲而言計義而行之及身外而名足稱皆承勇者不妄發而言今本脫爲字及勇者不妄四字此因兩不妄相亂故寫者誤脫之則與下文不合說苑說叢篇亦云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今本發誤作殺

欲成霸王之業

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

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念孫案欲成霸王之業欲亦當爲能言必得勝而後能成霸王之業也下文四能字皆與此文同一例若云欲成霸王之業則與下句不合且與下文不類矣詮言篇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以下八句並與此同是其證

節用

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

源而清其流者也。念孫案節用皆當爲節欲。此因上文足用而誤也。文子下德篇作節用。亦後人以誤本淮南改之。齊俗篇云。治欲者不以欲。以性。又云。欲節事寡。故曰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今本節欲作節用。則非其指矣。詮言篇云。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以上八句皆與此同。齊民要術引此亦作節欲。又引注云。節止欲貪。此皆其明證矣。或謂齊民要術所引爲詮言篇文。非也。案詮言篇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下有反性之本在於去載二句。而無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二句。今要術引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下節繼以未有能搖其本云云。是所引乃泰族篇文。非詮言篇文也。

一人之德

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念孫案德本作譽無一人之譽謂無一人稱譽之也此言紂失人心故雖有南面之名而實無一人之譽譽與名相對爲文後人改爲無一人之德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皇王部八引此正作無一人之譽文子下德篇同御覽皇王部七又引譙周法訓云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

周處鄠鎬之地方不過百里

周處鄠鎬之地方不過百里念孫案鄠鎬下衍之字此

以周處鄧鎬爲句地方不過百里爲句兩句中不當有之字呂氏春秋疑似篇亦以周宅鄧鎬爲句

挺肋

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挺肋而朝天下

道藏本劉本如是各

本挺肋皆作搢笏

念孫案肋當爲習習古笏字也皋陶謨在治

忽鄭本作習注云習者笏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

也君亦有焉

見史記夏本紀集解

穆天子傳曰天子搢習今作肋

者習變爲肋又誤爲肋耳無煩改爲笏也挺當爲捷隸

書捷字或作捷

凡從捷從建之字多相亂說見漢書捷之江下

形與挺相似因

誤爲挺

說苑說叢篇猿得本而捷魚得水而驚續史記考武紀薦約之屬索隱薦音搢搢捷也今本捷

字並誤捷與插同言插笏而朝天下也小雅鴛鴦篇戢
作捷其左翼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喙於左也士冠禮注扱栢
於醴中鄉射禮注搢插也大射儀注搢扱也內則注搢
猶扱也釋文插扱二字並作捷管子小匡篇管仲詘纓
捷衽字並與插同捷矧猶搢笏也後人不知挺爲捷之
誤而改挺爲搢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相率而爲致勇之寇 方面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
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爲之鬪念孫案此當作乃相率
致勇而爲之寇與下句相對爲文各本而爲二字誤在

致勇之上則文不成義方面與奮臂亦相對爲文道藏本劉本皆作方面漢魏叢書本面誤爲命而莊本從之斯爲謬矣

將卒

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剡之各致其死念孫案卒當爲率率與帥同將帥所以統三軍故無將帥則無行剡若卒則卽在行剡之中不得言無將卒以行剡之也隸書率或作率見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故書傳中率字多誤爲卒說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將卒下

快然而嘆之

穿隙穴見雨霰則快然而嘆之念孫案嘆與快然義不相屬快然而嘆之當作快然而笑衍之字下文肆然而喜曠然而樂與此文同一例俗書笑字作咲嘆字作嘆二形相似而誤

文選求自試表注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並引呂氏春秋愛士篇繆公笑曰

今本笑誤作歎

又況

又況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閒者乎念孫案下又況因上又況而衍萬物在其閒卽承上文言之非有二義

射快

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
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
射快高注金目漢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陳氏觀樓曰則快二字與則說
則喜相對爲文快上不當有射字蓋因高注射準而行
下文豈直一說之快哉正與此句相應莊本依劉本作
快射亦非

害人

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
念孫案害人本作害之此涉上下文人字而誤羣書治
要及太平御覽學部一引此竝作嬉戲害之也

一性也

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念孫案下一字因上一字而衍此言本末兼愛人性皆然性也二字與孟子會色性也同義性上不當有一字劉依文子上義篇刪去一字是也

所在

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念孫案所在當爲在所

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

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念孫案此本作天

地之性物也有本末性卽生字也

淮南書中生字多作性

後人不

識古字乃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又加天地之生四字
斯爲謬矣上文食其口而百節肥二句皆指人事言之
與天地之生物無涉不得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以承
上文也

棄義

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
忘其頭足也念孫案義上脫仁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
引此已誤上下文皆言仁義無但言義者

故曰其國語曰

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念孫案亡下本無其字故亡爲句國語曰爲句後人誤以故亡國爲句語曰爲句因妄加其字耳不大其棟四句魯語文也

本固

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卽本固基美則上寧念孫案本當爲木上文木之有根卽其證

山水

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念孫案山水

當爲山木字之誤也高注同史記趙世家集解正義及文選恨賦注引此竝作山木

吠聲

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念孫案吠聲清於耳義不可通吠當爲呿字之誤也呿與咬同張衡東京賦咸池不齊度於蠅咬薛綜曰蠅咬淫聲也玉篇呿於交切姪聲廣韻咬於交切淫聲是呿與咬同故曰呿聲清於耳非其貴也

琴不鳴

琴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念孫案劉本琴作瑟與下文二十五弦合文子微明篇亦作瑟

然後成曲

弦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案史記漢書多以軼爲逸道藏本劉本皆作軼漢魏叢書本改軼爲逸而莊本從之未達假借之義念孫案成曲上亦當有能字文子微明篇正作然後能成曲

下不相賊 民無匿情

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

中與忠同劉本依文子改中爲忠而莊本

從之亦未達假借之義

故民無匿情念孫案下不相賊相字後人

所加賊害也政寬則不爲民害故曰至治寬裕則下不

賊若云下不相賊則非其指矣文子微明篇作至治優游故下不賊是其證民無匿情情字亦後人所加匿與慝同齊俗篇曰禮儀飾則生偽匿之士逸周書大戒篇曰克禁淫謀眾匿乃維管子七法篇曰百匿傷上威韓子主道篇曰處其主之側為姦匿荀子樂論篇曰亂世之文章匿而采字竝與慝同又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匿作慝韓詩外傳仁義之匿車馬之飾新序節士篇匿作慝史記酷吏傳上下相為匿漢書匿作慝後漢書班固傳典引言至忠復素則民無姦慝慝止迴而不泯文選慝作匿言至忠復素則民無姦慝也後人誤以匿為藏匿之匿而於匿下加情字則非其指矣且匿與賊為韻若作匿情則失其韻矣羣書治要引此作至德樸素則民無慝是其證

減壽祿之令

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爲楚減爵祿
之令而功臣畔矣引之曰減爵祿之令本作張減爵之
令張施也施減爵之令也秦策云吳起爲楚悼損不急
之官卽此所謂減爵也高注云減爵者收減羣臣之爵
祿則正文本作減爵明矣道應篇載吳起之言曰將衰
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蓋減爵則祿亦因之而減故注
言收減羣臣之爵祿非正文內本有祿字也張減爵之
令與立相坐之法相對爲文今本作減爵祿之令則文
不成義此因高注而誤衍祿字又脫去張字也文子微
明篇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

語皆本於淮南則此文本作立相坐之法張滅爵之令明矣

禍福

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念孫案禍字因上文兩禍字而衍見福於重閉之內此承鮑叔輔小白咎犯輔重耳及句踐脩政於會稽言之慮患於九拂之外此承上文獻子胥憂吳王及襄子再勝而有褒色言之相對爲文則福上不當有禍字文子微明篇無禍字

再收

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

也念孫案收本作登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爾雅曰登成也天文篇曰蠶登蠶不登是也爾雅翼引此作收則所見本已誤齊民要術本草圖經及太平御覽資產部五木部四引此竝作登太平御覽木部又引注云登成也是其證

初纁

聘納而取婦初纁而親迎

纁與冕同

引之曰初字義不可通

初當作冠字書冠字左畔作完與衣相似寸與刀相似故冠誤爲初冠謂弁也齊風甫田傳曰弁冠也士昏禮主人爵弁鄭注曰爵弁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

是也冠纓而親迎兼貴賤言之劉本改作紱纓諸本及莊本同則但有大夫以上於義爲不備矣且紱與初字不相似若是紱字無緣誤爲初也

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

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念孫案末二句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然而不可行者爲其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也今本然而下脫去不可行者爲其六字及也字則語意不完且與上五條不對矣

弗庠

昌羊去蚤蚤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念孫案庠當爲席字之誤也昌羊昌蒲也蛉窮蚰蜒也並見說林注言昌蒲能致蚰蜒故人不以爲席也太平御覽蟲豸部八引此正作席

此三代之所昌

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幾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念孫案此三代之所昌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此三代之所以昌也今本脫去以字也字則文義不明

淮南內篇第廿